

易拉罐拉环

By 酒獠

我有个同学，开易拉罐以前要先研究一下。

不是不认识拉环，而是过去被饮料喷过，因而对每一只看起来平静的罐子保持合理怀疑。他会先放稳，擦干，确认没有刚被人摇过，再慢慢把手指伸进去。我们站在旁边等，他抬头说别急，这叫经验。结果有回动作太慢，大家都已经开始吃，他的饮料仍然完整，像独自参加一项尚未结束的资格审查。

我原先笑他小心过头，后来自己开的一罐突然冒出泡沫，手忙脚乱，终于懂得为何有人愿意在喝第一口以前，多花几秒钟与容器协商。问题是，懂得归懂得，下一回口渴，手仍然快，经验很难在所有时候及时赶到现场。

最尴尬的是拉环断了。那声响并不比正常开罐特别，低头却发现入口还在原处，只是开门的人已经离职。我拿着小环站一会儿，朋友看见，先笑，随后替我问店员有没有办法处理。事情最后解决，饮料也喝到，只有尊严没有提供补领窗口。

现在我每次听见开罐那一下，仍然会先低头确认：这次确实开了吧。许多声音听起来都很像成功，实际结果最好还是由眼睛再签一次字。朋友说我终于有了经验，我表示同意，然后把刚开的饮料放稳，决定先让它自己冷静两分钟。

By 茵长

小时候觉得易拉罐拉环很好看，银银的一小片，中间空着，像一扇还没装玻璃的窗。

父亲喝完饮料，我常拿着罐子转来转去，想从里面看见什么。开口太暗，贴近也只看见一点光。他怕我弄伤手，接过去，说想看就看外面。我不高兴，觉得他还没弄懂，真正有趣的恰好是那一点看不清。

有年夏天，我们在外面买了两罐饮料。父亲替我拉开，先喝一口试温度，再递给我。我嫌他每次都这样，自己拿过去，结果冰得牙齿一酸，脸皱起来。他在旁边笑，我便假装根本没事，继续小口小口喝。

那天坐在树下，罐壁很快挂满水，手心湿着，纸巾也擦不干。我反复拨拉环，它转了一点，父亲提醒别一直弄。我答应，过一会儿又忍不住摸。最后饮料喝完，手里仍想留着那个空罐，像喝完以后，不应该这么快就什么也没有。

回家时我还是把它放去了回收处，父亲牵着我空出来的手。后来再喝同一种饮料，总先想起那阵牙齿被冰到的酸，而不是味道。现在自己能开罐，也不需要谁先试，却偶尔仍会把刚拉开的饮料举起来看一眼。拉环停在罐面，里面很暗，只有一点亮光，和小时差不多。

By Fallon

那只拉环夹在旧相册里，压出一个很浅的轮廓。

我已经不记得为什么留，起初甚至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放的。它旁边是一张合影，朋友们坐在台阶上，手里有饮料，有人已经喝完，罐子摆在脚边。我试着放大照片，看能不能确认哪一只曾经带着它，当然没有结果。

那天大概很热。照片里每个人的头发都有些乱，肩膀靠得近，后排有人正把衣领往外扯。我想起我们拍照以前争过位置，谁也不愿意坐最边上，说脸会被拉长。最后还是随便坐，镜头里却意外自然，没人真的把自己端正地交给相机。

拉环是后来才夹进去的，还是当天就放进去，我分不清。问朋友，她们也不记得，只认出照片中的饮料，说那种现在很少见。我便没有继续追查。一个如此小的东西，未必能够承担把整天找回来的工作。

我原本想拿走，清理相册时少留一件杂物，手伸到一半又停住。放了这么久，它已经在纸上有了位置，移开以后，那点轮廓仍然会在。最后还是夹回去，避开照片表面。相册合上，没有特别的声音。那天下午有多少人笑过、说过什么，它一概不回答，只继续替我留着一个没有被解释清楚的小空白。

By 青川渡鸦

我以前会把易拉罐上的拉环叫作钥匙。

小时候觉得很准确：找到它，提起来，饮料便能出来。后来仔细看，它并不单独开锁，而是带动罐盖上的结构。叫钥匙当然方便，却也容易让我忽略，罐面原先那一道细细的边，才使入口能够按预想出现。

有次和朋友聊天，她问为什么有的罐子更好开，我们各说一个猜测，谁都很有把握。最后把空罐摆在桌上看，发现自己连刚才哪个部位先动都没注意。我们便承认暂时不知道，没有因为已经说出一段像原理的话，就继续把它当答案用。

那只罐子后来被回收，问题也没有立刻解决。我却记得自己当时突然想再看一次开罐的动作，像一件每天都见的事，终于有了值得认真观察的部分。下一次喝饮料，我慢慢拉起，留意手指怎样用力，开口怎样出现，再把想到的问题记下。

朋友在旁边问看够没，饮料都快不冰了。我笑着喝了一口，确实没那么凉。认识一个东西与好好使用它，并不总要安排成先后分明的两节课。有时只是少急一点，在非常熟悉的声音里，第一次发现自己过去其实没有看清。

By 霁声晚

天快黑时，她用指甲拨了拨拉环，问我还喝不喝。

罐里剩一点，已经不凉。我摇头，她便把它放到脚边，继续看河。我们坐在台阶上，来时买的两罐饮料都很甜，喝到后来口渴，谁也没有再提去买水。对岸灯刚亮，落在水上，被船经过的波纹扯得很长。

她说今天其实不太想回去。我以为有事，转头等她讲，她却只是笑了一下，说也没什么，就是想再坐会儿。我便没有追问。手心里的罐壁已经干了，原先那些凉凉的水珠，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见了。

有个孩子经过，踢到旁边空罐，响了一声，我们同时伸手扶。她先碰到，指节擦过我的手背，冰早没了，金属却仍比皮肤凉。罐子重新站稳，拉环在上面歪着，像刚才有人着急说话，忘记把嘴合上。

我说要不要走到桥那边，她看了看，答应。我们把空罐收好，起身时腿有点麻，站了一会儿才往前。那句话后来没有被解释，我也没再问。走到桥下，她忽然开始讲一个很好笑的梦，讲得断断续续，自己先笑起来。桥上车流经过，声音盖住半句，我没听清，只跟着她笑。口里还残着一点甜，那一刻倒不觉得非要喝水。